



第一笔横财



○ 范江公 著

我印象中的盗墓贼形象，不是膀粗腰圆、满脸横肉，就是瘦高精悍、目光阴鸷。看到这个新入狱的盗墓贼，我也不能跟印象中的盗墓贼形象对上号。

他 1970 年出生，中等个头，白净斯文，鼻梁上架着眼镜，活脱脱是个知识分子。

确实，他算得上知识分子，因为他拥有大专文凭，是从家乡安徽通过正规考试进入上海一所工科大学读的书，成绩不错，还考过了大学英语六级。他原本想专升本，但由于家境贫寒，他放弃了。

他说他叫宋红鸢，并解释：古人用“红鸢”指男子。所以，当年他那个对《古文观止》和唐宋诗词几乎滚瓜烂熟的爷爷就给他起了这样一个名字。

宋红鸢大专毕业后，回到安徽淮南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因他英语好，又长得斯文，所以有家中外合资公司看中了他，让他做商业营销，还开出了不菲的薪水，那是 1992 年。

宋红鸢在那家公司一干就是 7 年，不但拿走了公司许多钱，还把老总的千金变成了自己的妻子。不过，他结婚后不到两年好运就转向了，公司因经营不善而倒闭；在清偿债务时，岳父发现他有经济问题，将其送进了监狱；不久，娇妻也一头扎进了别人的怀抱。

出狱后，回复到一穷二白老路上的宋红鸢离开了家乡，到北京当了个“北漂”。做生不如做熟，他进了一家公司的营销，收入还算可以。

2002 年春天，宋红鸢奉公司之命到河南出差。他所供职的公司经销的产品当时在市场上很受欢迎，所以他每到一处都有人好吃好喝地供着。如此，宋红鸢

转悠了七八天后，转到了最近因“西魏大墓”被炒得沸沸扬扬的安阳。

在安阳，宋红鸢照例受到了热情周到的接待。正是柳绿桃红的季节，当地朋友邀请他去郊外游览。那天一共去了七个人，开了一辆面包车。中午时分，一行人到了南郊一处向阳山坡，选了一块干燥的净地野餐。大家喝着酒闲聊着，话题扯到了一直被历代安阳人挂在嘴上的“曹操七十二疑冢”上。

宋红鸢一直静静地听着，见他们借着酒劲争论，像是要打起来的架势，他开腔了：“你们不必争论了，依我看，安阳这边的风水总体上还是不错的，远的不说，就说眼前吧……”

他指着前面：“你们看这山，按照风水学说，这就是发福之地。这一带在古代肯定被选作达官贵人、富豪士绅的墓地……”

宋红鸢随口作了几句解释，听得众人频频点头，钦佩不已。

宋红鸢当时说过后也就忘记了，不料这事竟然还有下文。过了一个月，其中有一个叫高大升的，忽然到北京看他，见面就递上一个信封，里面装着 200 张百元大钞。

宋红鸢大吃一惊：这是什么意思？他不知道，在 20 多天前的一个月黑风高夜，安阳南郊外的村民在睡梦中似乎听到一声闷响，因为就这么响了一下，也没有人当回事儿。

次日，有人发现在宋红鸢一干人曾去野餐过的那个向阳山坡前面的一处山腰上，出现了一个新挖开的洞穴，于是，大家就知道有人盗墓了，并报告了政府。文物部门的人来看看了，也没吭声。后来听说内部传出消息，说是有一处唐代古墓被盗掘，从墓穴面积推断，古墓主人是当时的一个小财主。

现在，高大升赴京给宋红鸢所送的这 2 万元钱，就是跟这起盗墓案有关。

原来，高大升有个朋友是干盗墓的，他是新上道的学徒，据说是个老板，但他赚钱来得慢，谈生意又太麻烦，所以就琢磨起盗墓来。他也舍得放下身份，竟然跟在别人后面干过“下苦”，算是体验生活，掌握了第一手资料。

在此，先解释一下盗墓圈内的专用语：盗墓的策划、组织兼提供经费和后勤保障者，叫“支锅”——支起锅来开饭给大家吃，倒也贴切；具体干活者则称为“下苦”——干这活儿的确实非常辛苦，弄不好还会被炸伤炸死，或者活埋在洞里。

两种角色



学生芳蕊美丽、纤弱，性情懦弱、孤寂，在学校里从不大声说话。她妈妈却风风火火、机敏果断，是个有名的校长，获得过多项国家级荣誉称号，在教育界赫赫有名。周围人很难将芳蕊的个性与女强人妈妈的遗传联系在一起。

芳蕊 30 多岁时结婚，生子后遇到了感情问题，于是找到我，我才明白她自卑而忧郁的个性与家庭有关。

说到别人都敬慕的妈妈，芳蕊更多的感受是矛盾和痛苦——从小到大，她一直被妈妈的强势压得抬不起头。

在芳蕊的印象中，妈妈美丽、端庄，做事风风火火，大多数时间是在学校里，家里很难看到她的身影，做饭、照顾家是爸爸的事儿。芳蕊姐妹的学习成绩平平，各方面表现一般，所以妈妈怪孩子不争气，给孩子更多的是严峻的面孔和不满的指责。芳蕊时常受到妈妈这样的刺激：“你怎么就不像我？看看我，在外面没有人不佩服我。我的这些成就怎么来的？不要强，不下工夫，能有这些名誉吗？你们什么都不是，怎么会是我的孩子？连长得都不如我……”

芳蕊说：“我妈经常这样说我，从来瞧不起我，还贬损我，所以，我特别无力，真的感觉自己一无是处。我从来没有自信过，直到现在，我仍感觉自己什么都不是……如果她继续说自己怎么优秀、怎么能干，我就会觉得恶心。”——她用了“恶心”这个词。

对此，我不禁想说，父母们哪，你们在跟孩子说话的时候，一定要三思：当你说一句话的时候，要想到它是让孩子感到有力量，还是没有力量。也许你觉得自己是好意，话糙理不糙，但是，有些话对孩子的杀伤力特别大，会影响其终身，切记慎言！

芳蕊又痛苦地说：“我妈不像一个女人，我觉得自己不曾有过母爱。我特别羡慕那些家境一般甚至贫寒，但女儿能搂着妈妈脖子撒娇的家庭。妈妈退休后，忽然间，我发现她变得那么孱弱。我可怜她，甚至心疼她，毕竟她是我妈……但是我很难做到像别的女儿那样，和妈妈拥抱一下，或者亲一下她。老师，你相信吗？至今跟我妈在一起，我还是怕她。有时上台阶，不得已，我要搀扶一下她，可不知为什么，只要手碰到我妈的身体，就会感到发麻。”

显然，芳蕊的潜意识里仍爱着妈妈，对妈妈有着依恋；但同时，妈妈给她带来的痛苦又让她刻骨铭心。

芳蕊还告诉我，她的爸爸也曾被



○ 作者 钟琴

笼罩在妈妈的强势之下，在家里没有地位。妈妈常常毫无顾忌地当着孩子的面讥讽爸爸的老实、懦弱。孩子们觉得妈妈对爸爸不公平，内心里对妈妈这种做法非常反感，但只能藏在心里，不敢说出来。

芳蕊说，她在家感受到的多是消沉和压抑，虽然条件很好，但是爸妈从来不会带着自己和哥哥出去玩。一家人和和美美地在一起？没有过，那是奢侈的事情。芳蕊从小到大特别羡慕别人，羡慕别人的爸爸妈妈在星期天领着孩子上公园玩，拿着饭盒坐在草地上吃，羡慕那一家其乐融融、有说有笑。

听着芳蕊的泣诉，我在心里为这位母亲悲伤。在外人眼里，芳蕊的小学、初中直到高中，甚至工作、房子、婚姻全是能干且门路广的妈妈一手操办的，芳蕊似乎非常孝顺、安逸。可她妈妈无论如何想象不到，在外面辛苦打拼，为家、为子女做了那么多，得到的却是长时间埋在子女心里难以消除的怨恨。

事业成功的女性，在外面风光无限，在家里却难以与亲人和睦相处。当然，这并不是说，女人的事业和家庭必然对立，在我们的身边，有不少事业、家庭都打理得让人钦佩、羡慕的女人。问题在于，她们能否清醒地意识到子女对母亲角色的期待，进而适时地转换角色——进入职场，你可以凌厉逼人、不容置辩，以降住那些背后撇嘴不服气的男人；回到家里，你就是和蔼可亲，能进厨房，能让孩子冲上来搂脖子亲一口，能和你说说心里话的妈妈。

副刊

电话：65233688

洛阳网 www.lyd.com.cn

洛阳人，看洛阳手机报

洛阳手机报本地新闻资讯内容丰富，总量占到了60%以上

移动用户发送短信 LYD 到 110658300 订阅，3元/月。不收GPRS流量费。
联通用户发送短信 712 到 110655885 订阅，3元/月。不收GPRS流量费。